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之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十

李綱

趙鼎

張浚

子杓孫忠恕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祖徙無錫父夔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進士積官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遷起居郎宣和初京師大水疏言陰氣大盛當以外患爲憂謫監沙縣稅務七年起爲太常少卿企人渝盟朝議避敵綱上禦戎五策欽宗卽位上言方今中原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太上付託之愆名對延和殿言

朕頃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尚能誦之綱因奏李鄴今議割地臣愚以爲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當以尺寸與人上嘉納除兵部侍郎參吳敏行營兵事宰執議避敵鋒綱諫今日宗社乃太上手挈以授陛下委而去之不可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京都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皆在苟捨此欲何之惟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宰相因推綱卽除尚書右丞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上意頗悟內侍奏中宮已行上色變降榻曰朕不能留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曰朕今爲卿勉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令疎虞綱皇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入朝則乘輿已駕禁衛皆擐甲以待綱急呼語之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

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萬一中道潰歸陛下孰與爲衛且敵兵已逼。倘知乘輿未遠。輕騎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遂命輟行。綱傳旨敢復言去者斬。諸軍感泣。皆呼萬歲。拜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廼治守戰之具。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下。斬敵將十餘人。衆數千級。敵聞內禪。知有備。乃退。上遣李忱至軍中。議和。綱言安危在此一舉。恐稅怯懦誤事。請自行。不聽。金人須金幣千萬。求割太原。中山。河間。以覲王。宰相爲質。稅受事。目不措一辭。還報。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矧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宿留數日。彼知大兵四集。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許之盟。庶不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相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甫退。

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綱又奏。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非用師不可。且彼以孤軍深入重地。猶虎豹自投罅中。當以計取。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餽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爲然。約日舉事。會姚平仲勇而寡謀。先期斫敵營不克。夜半傳旨諭綱曰。姚平仲已出。卿速援之。綱率諸將出封丘門。以神臂弓射却金師。平仲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歸罪於綱。遂罷綱。太學生陳東等伏闕請留。軍民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入。泣拜請死。帝亦泣。復其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金師退。除知樞密院事。請如澶淵故事。遣兵十萬分道護送。遇可擊則擊之。諸將受命。踴躍而行。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恐倉卒無措。復

詔徵還諸將已追敵及於邢趙間。遽得名命。皆扼腕痛憤。比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始太上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送。流言且爲變議。遣聶山圖之。綱曰。使山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求東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山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上從之。至是迎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名綱。或慮不測。綱曰。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至。則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早還京師。太上泣數行下。因問曩者卿何故去。對曰。臣狂妄論列水災。蒙恩寬宥。然臣所言天地之變。各有類應。正爲今日攻圍之兆。譬猶人之一身。病在臟腑。發於氣色。形於脈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太上稱善。又詢近日都城攻圍。

守禦次第語漸浹洽。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曰當時恐敵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今上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意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強寇至。子弟任家事。不得不從宜措置。正如禪位之初。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幸今太上回鑾。宜有以大慰今上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大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以賜。曰行宮人得卿來皆喜。以此示朕意。卿可便服之。且諭以襲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兩宮。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再拜還具道之。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欲屏太上左右。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南仲拂然曰。左司諫陳公輔乃爲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臺司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爭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辨。願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還綱。復上章懇辭。上手詔諭曰。乃者

敵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激發。不謀而同。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朕已深諒。不足介懷。正賴協濟艱難。勉爲朕留。不得已就職。時北兵已去。上下恬然。綱獨以爲憂。上備邊禦敵八事。與同樞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奏言。今邊患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如節度使至遙郡。刺史本以待功勳。今皆以授戚里倖臣。堂吏轉官。止於正郎。今至中奉大夫。宜皆復舊執政。揭其奏通衢。欲因此離之。會剛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之語。綱疏辨。南仲乘機謂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乃除河東北宣撫使。臺諫請留綱者。皆斥之。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遂皇恐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綱。言寇攘外患。可以掃除。小人在朝。蠱害難去。亦書度論元稹魏洪簡疏中要語。以進。且言臣今此行。必無復還之理。萬一朝廷執議不堅。雖進而死。敵未畢。臣之



所願上爲之感動。陛辭極論唐恪、聶山姦邪。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奏言：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陛下適丁其艱難。誠宜嘗膽思報。厲精求治。願深考祖宗之法。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興復。行次懷州。有詔罷減所起兵。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且深入。使防秋之師果皆足用。尚慮有散騎渡河之警。今所團結之兵悉皆罷減。河北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望。甫集之兵又令散遣。臣恐後時號招。決無應之者矣。不報。御批促解太原之圍。綱又上疏極言：諸將承受御書。事皆專達。撫司徒擁節制之名。安能集事。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許翰皆罷。而相唐恪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綱問之。歎曰：事無可爲者矣。卽丐罷朝。命仲師道領宣撫事。名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疏辭言。

者復追論綱主戰喪師費財落職奉祠俄責授保靜軍節度副  
使建昌安置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  
封府事行次長沙被命率湖南勤王兵入援未至都城失守康  
王開府承制復故官且遣書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懸諒非  
不世之才何以濟事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當投袂而起以  
副蒼生之望及卽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建康中  
丞顏岐奏綱金人所惡不宜復名上曰如朕之立亦非金人所  
喜岐語塞上聞綱且至遣官迎勞入見涕泗交集上爲動容奏  
言臣愚但知有陛下不知有金人宜爲所惡然謂臣材不任宰  
相則可謂見惡金人不當爲相則不可帝爲罷顏岐綱猶力辭  
上曰久知卿忠義智略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  
頓首泣謝復奏臣無左右先容陛下首加識擢望察管仲害霸

之言。使得盡志畢慮。不以小人間之。乃如姚崇疏上十事。願度其可者。賜以施行。方敢受命。一議國是。中國之御四裔。能守而後戰。能戰而後和。靖康胥失之。今欲戰不足。欲和不可。宜先自治。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議巡幸。車駕不可不入京師。謁廟社。以慰都人之心。若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乞詔有司。預爲之備。三議赦令。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者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濫及惡逆罪廢諸臣。宜悉改正。四議僭逆。亟宜早正典刑。垂戒萬世。五議僞命。願倣唐肅宗以六等定罪。稍厲士風。六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議本政。謂出自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議久任。

謂靖康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翌日頒議于朝。惟僭逆僞命留中。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邦昌在政府十餘年。淵聖首擢爲相。如能死守臣節。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彼方自以爲得計。及知天下不與不得已。始請太后垂簾聽政。其僭逆始末。斷以春秋之法。非特將而已也。臣今誓不與共戴天。若見當以笏擊之。至於僞命臣僚。駢肩反面。不以爲恥。以是傳聞四方。其誰不解體者。因泣下上。爲感動。左右內侍皆泣。乃謫邦昌潭州。吳玠莫儔而下。皆遷謫有差。又言羣臣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上從之。仍詔諸路詢訪死節者。以聞。帝因言。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當今先後緩急規模次

序。當先料理河北河東。然後中原可保。東南可安。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使宣諭天子恩德。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此最今日先務也。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廼薦張所有傅亮者。以邊功得官。圍城時。率勤王兵三萬。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略。可大用。欲因此試之。遂以亮充河東經制副使。皇子生。當赦綱奏曩者登極曠湯之恩。獨遺兩路與勤王之師。天下缺望。夫兩路爲朝廷堅守。赦令不及。忠臣義士。皆謂棄之。勤王師在道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上嘉納。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山砦之民。思應招撫經制司募者甚衆。有許高許。

者受任防河而遁。謫嶺南。至南康。謀變。守倅戮之。或議其擅殺。綱曰。此輩奸王命。掠行旅。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法。而一守倅能戮之。真健吏也。上以爲然。命轉一官。開封關留守。力薦宗澤。又奏。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略可任者。以備用。朝廷議遣使於金。命草表奏言。堯舜之道。孝悌而已。陛下以二聖遠狩。不甘寢食。此孝悌之至。正宜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彊。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乞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以致中興。又乞省冗員。節浮費。上皆從之。時潰兵十餘萬。爲盜攻劫。山東淮南襄漢之間。命將悉討。平之一日。論靖康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終夜不寢。何以卒致。

播遷綱曰。人主之職。在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則大功可成。否則雖衡石程書。無益。因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皆嘉納焉。又奏臣嘗議巡幸。今縱未能行上策。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勢一傾不復振矣。乃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聞者感泣。未幾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避敵上意已決。綱謂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卽上疏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一旦委棄。豈惟敵得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

可以名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  
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識駐蹕圖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  
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  
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疏止留中不出。已而遷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潛善當政。一意沮撓張所。又令宗澤迫傅亮  
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恐誤國事。有詔罷經制司。名亮赴行  
在。綱奏招撫經制。臣所建明。所與亮又臣薦用。今潛善沮所與  
亮。正所以阻臣。因再疏求去。上曰。卿所爭細事。何乃爾。綱言方  
今人才以將帥爲亟。恐非細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  
爲所嫉。臣東南人。豈不願東幸爲安便哉。願一去中原。患有不  
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  
竝辭而退。先是綱常具三疏請募兵買馬與募民出財助兵。諫



議宋齊愈謂其不可行。疏論之。未幾齊愈以議立張邦昌罪。戮於東市。張浚乃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買馬招軍之罪。罷爲觀文殿大學士。奉祠洞霄宮。所亦以罪去。亮母病辭歸。凡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敵攻京東西。殘毀關輔。盜果起中原。天下遂不可爲矣。紹興二年。復除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古稱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澧岳鄂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援。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諫官徐俯劉斐論劾。復罷奉崇福宮祠。四年冬。金及僞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儻出其不意。電發霆擊。擣穎昌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棹王師。追躡此上策也。若駐蹕江上。號召上流之兵。

順流而下以助聲勢使敵人奪氣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俟彼道歸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敵得乘間深入則其患有不可測者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時方暑勢必還師今僞齊導之而來勢不徒返苟或退避無以善後昔符堅百萬侵晉謝安以偏師破之使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安知北敵不授首於我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何如耳詔綱所陳誠今日急務付三省密院施行五年復問攻戰守備措置緩懷之方綱奏陛下願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人旣退當用兵爲大舉之計臣又以爲不然

何者。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圖倖倖。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復兩京。今朝廷偏據東南。將士久於暴露。財用煩於調度。民力困於科取。苟非大修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能制勝萬全哉。議者或謂。且但保守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穀之師。諸葛亮頻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漢之高光。皆以天下爲慶。故嘗曰。吾亦欲東。又曰。得隴望蜀。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哉。定禍亂。况祖宗境土。坐視淪陷。而吾所糾合精銳。將以何爲。士馬日見損耗。何以圖敵。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修之後。卽嚴攻討。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彊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故以魏武。

符堅石勒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後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至於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躬營軍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制於疆敵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若夫善後之策。臣觀今日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

休息之期憂勤雖至功效杳然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以責其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臣夙夜思之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如高祖光武本朝太祖太宗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皆始於憂勤終以逸樂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兩河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兩淮東西失矣自今以後不知又何適而可乎臣又觀古者仇讐之邦鮮復通使東晉渡江石勒遣使元帝命焚其幣而不納彼自遣來且猶却之此無故使往祇自取辱臣願自今勿復泛遣此說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未復以正心正朝廷爲言以爲朝廷者根本也腹心也藩方者枝葉也將士者

爪牙也。根本固則枝葉蕃。腹心壯則爪牙奮。陛下但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憂效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陛下方寸之間耳。因條上六事。一信任輔弼。二公選人才。三變革士風。四愛惜日力。五務盡人事。六寅畏天威。疏奏。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六年。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臣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警後者二。時王師與金齊相持於淮泗。綱奏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爲犄角夾擊之。已而諸將屢捷。車駕進幸建康。奏乞益飭戰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堡。勿以驟勝而自怠。勿以粗定而自安。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未幾。鄴瓊以全軍叛。

歸劉豫綱又指陳朝廷措置失當深可痛惜及當監前失以圖  
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言者欲深罪張浚引漢武誅王恢爲  
比綱奏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臣扼腕而無所發  
憤陛下誰與立國願少寬假以責來效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爲  
不可因一叛將望風怯敵遽自退屈八年復論和議極言金人  
以詔諭江南爲名決不可許與廷論不合九年復知潭州荆湖  
南路安撫大使力辭允之十年正月辛卯薨年五十八計聞上  
爲軫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師諡忠定官親  
於十人生平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主民安危雖身  
或不用用又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  
山必問李綱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著易傳內外篇論語  
詳說文章歌詩奏議凡百餘卷又有靖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

時政記進退志制詔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

冊曰夙至麟出非時可哀相七十日不盡其才中原可復  
上下利蓄天寶爲之謂之何哉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幼孤母樊氏教之通經史登崇寧進  
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洛陽令吳敏薦擢開封士曹叅軍  
邦昌偕立鼎與張浚胡寅俱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初權戶  
部員外郎浚薦擢司勳郎中諭罷安石配享及蔡京黨與謂時  
政闕失莫大於是時移蹕未定金人數侵軼鼎請以六宮所止  
爲行宮車駕所止爲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  
淮使敵莫測巡幸定所上納之擢右司諫諭劉光世與韓世忠  
部將互擅殺奪漸不可長請加鞫問下詔切責諸將肅然上喜  
以比之李勉遷殿中侍御史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



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薄江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督王瓚進軍宣州周望分軍廣德劉光世駐斬黃爲邀擊之計又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今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通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大略與李綱張浚所見相同適韓世忠有黃天蕩之捷呂頤浩請幸浙西下詔親征鼎謂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改翰林學士又改吏部尚書皆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沮挫言官之威疏頤浩過凡千言上罷頤浩詔鼎復爲中丞諭以朕每聞前代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乃見卿俄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遣張俊往援俊不行致陷山陽鼎上章丐去不聽金復留淮上范

宗尹度敵未必再渡鼎奏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願三省  
常以敵退拔人才修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申軍律治甲兵卽兩  
得之會論辛企宗除節度非軍功忤旨奉祠起知平江敗建康  
移洪州京西招撫李橫欲用兵復東京鼎言橫烏合之衆恐不  
能當敵已而果不利襄陽陷鼎薦岳飛使出師旋復襄陽紹興  
四年召拜參知政事嘗請令韓世忠屯泗上劉光世出陳蔡與  
簽樞徐俯議不合俯欲許光世入奏又欲斬僞齊宿遷令來歸  
者送劉豫鼎皆固爭之俯積不能平乃求去朱勝非兼知密院  
言者以勝非不知兵宜令鼎通知由是忌鼎除鼎知樞密院都  
督川陝諸軍事朝辭會邊報沓至遂留爲相拜尚書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之日朝士相慶劉麟與  
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言備禦之策人人各具獨張俊以爲

當進討鼎是其言上亦欲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卽詔俊以所部援世忠而命光世移軍建康且促諸將進兵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人任患世忠亦謂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復奏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一旦正在今日若少却沮卽人心涣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會進兵大儀鎮捷音日至車駕幸平江下詔聲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鼎曰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且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遽與爭鋒非策止帝不行適資樞胡松年自江上還言北兵大集始信鼎之先見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任召除知樞密院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我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進敗之金人遁歸上喜歸功於鼎常語張浚曰鼎真宰相天使佐

朕中興宗社之幸也。鼎奏金兵雖遁，尤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乃詔廷臣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五年，上還臨安，轉左僕射、都督諸路軍馬條置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名用者列之座右。次第奏行之。詔授宗室子瑗節鉞，封建國公。鼎專任其事。語在本記。又詔范冲刊定神哲二史，鼎爲監修。是非不謬，御書忠正德文四字并尚書一帖賜之。曰：「書所載皆君臣相戒飭之言，欲與卿共由斯道。」鼎上疏謝，豫復遣麟覲，分路入寇。時諸將各守信地，帝憂沿江上下無兵。光世乞退保采石。鼎奏諸軍出以討逆，若便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俊至藕塘與覲戰，大破之。鼎又命沂中趙合肥以會光世復進至肥河與麟戰，又破之。尋以議回蹕及罷，光世軍與俊議不合力疏求。

去除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紹興未幾果致鄺瓊之叛浚引咎去  
位復拜鼎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至日勸上靜以待之不  
爾益增諸將驕蹇之心臺諫交論淮西無備鼎奏行朝擁兵十  
萬敵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當身任淮西迄無虞帝欲遠竄  
浚鼎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已而內批謫置嶺南鼎留不下約  
同列固請上意乃解或有議其再相無他設施者鼎曰今日之  
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元氣必傷未幾上因向  
子諲事欲逐潘良貴常同言其無罪張致遠又不書黃三人皆  
鼎所善上由是不悅會御筆除和州防禦使璩領節鉞封國公  
鼎謂昔建國之立所以係屬人心故禮數不得不異今不當援  
此爲例上不從鼎常關和議與檜忤檜乘間擠鼎薦蕭振爲御  
史振入臺劾叅政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語

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適給事中勾濤言御史張戒  
擊臣出鼎之意因詆鼎鼎引疾乞免乃以忠武軍節度使再知  
紹興檜率同列往餞鼎不爲禮一揖而去益憾之先是王倫使  
金從鼎受使指鼎言君臣禮數及地界甚悉至是與金使俱來  
以詔諭江南爲名上對王庶歎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鼎豈可  
去耶於是檜禍鼎之心益堅徙知泉州諷謝祖信論其嘗受僞  
命王次翁又言其治郡廢弛能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  
言時政檜恐復用諷次翁又論其乾沒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居  
興化軍移漳州連責清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潮州居五年杜門  
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詹大方誣其受賄移吉  
陽軍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  
不移檜見之怒曰此老倔强猶昔居又三年檜察知廣帥張宗

元時饋糲米命本軍月具存亡申省尋得疾自書墓石又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卒年六十三天下聞而悲之時紹興十七年也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卽位詔還爵位贈太傅諡忠簡追封豐國公配享高宗廟庭擢用其孫十有二人生平長於爲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其爲相知無不言有內批升擢鼎奏以疎遠小臣何由得其姓名上謂常同數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引卒不用見內侍移竹入內責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有戶部官進錢入宮鼎召至切責之奏言某不當獻陛下亦不當求遂出與郡嘗薦劉大本常同林季仲胡寅魏玚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時稱得人惟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始鼎與張浚

皆薦檜可大用檜得枋惡鼎逼已故陷之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

冊曰中興賢相鼎乃爲首不撓不屈有爲有守云何臨終惕於休咎尚有遺愆不能順受

張浚字德遠唐相九齡弟九臯之後六世祖遷漢州綿竹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早卒浚方四歲行直視端言笑無誑識者知爲大器登進士調太常寺簿高宗踐阼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修改虞部郎擢殿中侍御史時方草創法令未舉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諸將肅然乘輿駐揚州建言中原天下根本願詔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弗時宰意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未行擢禮部侍郎叅贊御營司公事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浚於平江節制軍馬有潰兵數萬所



至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苗傳劉正彥構亂僞赦至知有變秘不  
宣詔傳等又以檄來浚慟哭召守臣湯東野提刑趙哲同謀起  
兵適總管張俊亦至浚知上素遇俊厚可謀大事握手告以故  
相持而泣又遣人賁蠟書約呂頤浩劉光世皆以兵來會乃上  
疏請復辟賊謀召浚詣行在辭不赴會韓世忠將舟師抵常熟  
浚喜曰大事濟矣既至亟以書招世忠相對慟哭誓以身任賊  
浚因大犒將校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皆曰我順彼逆  
浚曰果然退縮者請視軍法皆應曰諾即日諸軍赴闕戒世忠  
急趨秀州據糧道會傳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廢立大逆不  
道建炎皇帝不聞失德遜位改元豈所宜聞逆得書懼遣兵扼  
臨平誣浚謀危社稷責授黃州團練使柳州安置浚不受命值  
頤浩光世兵踵至浚乃犇凶逆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御筆

除浚知樞密院事事平入見伏地待罪帝勞問再三曰曩在唐  
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小黃門忽傳太母之命貶卿柳州朕不  
覺羹覆于手念卿受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以賜趣令就職  
時劇盜薛慶嘯聚淮甸衆至數萬恐其滋蔓徑至高郵入其壘  
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下拜留撫其衆然後歸浚謂中興倚蜀  
爲根本恐金人先入陝取蜀則朝廷何恃遂慷慨請行詔以爲  
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得便宜黜陟入辭劾御營將范瑄大逆  
不道瓊伏誅然後行始抵興元廊延已失婁宿孛董引兵渡渭  
攻永興各路莫肯相援浚至卽出行關陝斥姦賊攬豪傑諸將  
惕息聽命謀又報將寇東南命各整兵向敵已而攻江淮浚卽  
治軍入衛至房州知金人北歸復還時兀朮猶在淮西懼其復  
擾江淮謀牽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遣統制

呂世存王俊復邠州其餘州縣多迎降兀朮聞之大懼自六合引兵赴援浚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偃涇原劉琦環慶趙哲四經略使合吳玠兵四十萬人以錫爲都統制及婁宿戰于富平縣浚駐邠州督戰騎身率將士薄陣殺獲頗衆趙哲擅離所部軍將望塵起驚潰諸軍遂敗退保秦州陝西大震浚自劾待罪竄錫合州斬哲及統領官喬澤以徇慕容洎與統制張忠彥韓辨趙彬叛降于金浚退軍興州命玠等收餘兵屯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買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帝手詔慰勉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走之兀朮復合兵至吳玠邀擊亦大破之兀朮僅以身免亟鬻其鬚髯以遁拜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浚在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

開都轉運使拔吳玠兄弟由行伍爲大將每戰輒勝西北遺民  
歸附日衆故關陝雖擾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  
亦賴以安中丞辛炳先知潭州稽違發兵被劾至是率臺臣誣  
論其非詔以知夔州盧法原爲副使及王似同治司事浚乃求  
解兵柄且奏似等威望素輕不可任頤浩不悅勝非又因宿憾  
日短浚遂詔赴行在四年以本官提舉洞霄宮退居福州時朝  
廷與金議和浚慮川陝之兵既釋必併力窺東南疏言其狀未  
幾劉麟果引金兵入寇上思浚言策免勝非召復資政殿學士  
入見詔辨前誣除知樞密院事卽日赴江上視師兀术方駐揚  
州擁衆十萬約日決戰浚召諸將議事部分已訖勇氣十倍世  
忠遣麾下王愈詣兀术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术大驚  
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所下文書示之兀术色變夕

通去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趙鼎同心輔  
政務塞倖門抑近習從臣朝列多所引拔皆一時人望時號小  
元祐洞庭楊么據建康上流自往潭州視師用岳飛計請乘盛  
夏討之湖寇蕩平上賜書謂上流既定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  
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因奏飛留屯荆襄已由鄂岳  
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上遣使趣歸勞問有加召對便  
殿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上嘉嘆置之坐隅遣往臨江會諸將  
議事榜豫僭逆之罪令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光世屯合肥以  
招北軍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沂中佐俊領精兵萬人爲後翼  
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措置甫定請聖駕幸建康謀報金兵布  
淮境俊光世張大敵勢輒請益兵上亦欲召飛東下令諸將還  
保江浚奏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

之險與敵共矣。且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從之。更命沂中往屯濠州。時光世已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疾馳至。采石令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懼。復駐軍與沂中接。大破豫兵。倪麟皆拔柵遁。手詔嘉獎。召還。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若六飛一還。人心解體。上從其言。論却敵功。除特進金紫光祿大夫。浚以親民之官。治道所急。條具郡守監司省郎館閣出入迭補之法。又以災異。復賢良方正科。太上凶問至。命草詔告諭中外。辭甚哀切。浚奏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願陛下揮涕而起。敘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乃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一以身任。每奏對上。未嘗不改容。時方勵精克已。事無巨細。必以咨之。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會遺呂祉往廬

州節制而密院以督府握兵爲嫌乞置帥朝命張俊爲宣撫使  
沂中制置使劉錡爲副以撫之未至鄆瓊舉軍叛俊悔不用飛  
言懇求去位上問可代者曰秦檜何如對曰近與共事方知其  
闇檜由是深憾之俊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臺諫  
交訴不已復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九年赦復故官奉  
祠踰月除資政殿大學士福建安撫大使明年金敗盟復觀文  
殿大學士俊奏言因權制變則大勳可集欲大治海舟千艘爲  
直擣山東之計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  
使尋封和國公俊事母盡孝將極論彗星之變恐貽母憂母誦  
其父對策語曰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朝廷俊意乃  
決上言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病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  
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僞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

安全。不然。噬臍無及。檜大怒。令臺諫交論。復奉祠居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傾心慕之。金使至。必問安在。檜恐其復用。以其黨張炳知潭州。與郡丞汪名錫伺察之。因張宗元獄株連及浚。會檜死。得免。二十五年。復判洪州。母喪。將歸葬。痛奸檜誤國。又聞金亮篡立。必將開釁。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上疏極言。而沈該。万俟卨。湯思退。謂敵初無釁。笑浚爲狂。諷臺諫湯鵬舉。浚哲論浚若令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服除。落職奉祠三十一。年。亮兵大入。中外震動。起浚判潭州。改建康。兼行宮留守。至岳陽。買舟冒雪而行。時寇騎充斥。遇東來者云。敵方焚采石。戒無輕進。泣曰。吾赴國難。義不可緩。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過池陽。聞亮死。餘衆尚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急往犒之。見者驚爲從天而下。至建康。請乘輿。與丞臨幸。明年。駕至浚。迎拜道左。衛



士無不以手加額。軍民望其風采，倚以爲重。上每勞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命節制建康并鎮江諸路軍馬金兵圍海州，遣都統張子蓋往救。大破之，復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置御前萬弩營，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以陳敏爲統制，創造車弩。孝宗卽位，召見，改容曰：朝廷所恃惟公一人。賜坐浚首陳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也。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上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令節制李顯忠軍馬。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赴行在。入見，上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時敵衆十萬屯河南，聲言窺兩淮，移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當待以鎮靜，不爲之動。屯大兵。

盱眙濠廬以備之卒以無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諸  
州軍馬與金將蒲察徒穆周仁蕭琦相拒浚欲乘其未發攻之  
遣李顯忠出濠州邵宏淵出泗州而自往臨之乘勝進克宿州  
中原震動上手書獎勞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以來無此  
克捷值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旋師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兵  
至宿州與顯忠戰連日不利兵遂潰自劾待罪降授特進充江  
淮宣撫使由是主和者皆議其非上賜手書方今邊事倚卿爲  
重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朕與卿分任今日亦須與  
卿終之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  
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大飭兩淮  
守備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孝宗召浚子杅奏事因附奏云自  
古有爲之君與腹心之臣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

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上覽奏謂杞曰朕待尊公有加不當爲  
浮議所惑每對近臣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凡遣使必先令視  
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尋詔復都督平章樞密如故乃招山東淮  
北忠義萬二千人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又招淮南壯士及江西  
羣盜充萬弩營令敏統之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  
險者積以爲置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淮北日來  
附者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復奏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  
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恩授金人益懼但  
爲虛聲脅和其帥僕散忠義復貽書三省密院索四郡及歲幣  
浚言敵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右相湯思退檜黨也亟  
欲議和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言其小人多妄不可信已果辱  
命復命王之望龍大淵浚復固爭仲賢罪不可赦之望不可遣

乃令通事官胡昉楊由義往諭若必欲得四郡當罷和議昉等至金人械繫迫脅不爲之屈。更加禮遣歸。上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幸建康。詔之望等。還思退大愧。陽爲乞祠而陰與其黨謀陷浚。乃令之望盛毀浚所設守備。不可倚恃。令尹穡論罷督府叅議官馮方。又言浚費國不貲。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以爲拒命。詔從浚請解督府司諫陳良翰御史周操言其忠勤人望所屬不當去。遂留平江。入疏乞休。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復辭改醴泉觀使。去日猶論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其子。以不能恢復中原卽死不當葬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遂薨。計聞上震悼。輟朝贈太保。加太師諡忠獻。自幼有大志。爲熙河幕官。卽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

酒間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一旦起自疏遠當  
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圍城時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  
累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論定都大計以  
爲東南形勢莫如建康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  
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  
朋劉珙等悉爲名臣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  
之付以事任卒皆以功名顯故一時號稱知人其學邃於易有  
易解及雜說書詩春秋中庸解義并文集奏議子二枳見道學  
杓字定叟蔭授承奉郎累廣西經略司機宜通判嚴州差知  
袁州戢豪彊弭盜賊改衢州請祠以營兄葬遷湖北提舉常平  
改浙西督理荒政尋遷兩浙運判以直徵猷閣差知臨安奏除  
逋欠四萬緡米八百斛都城浩穰姦盜聚匿盡地警捕夜戶不

閉張師尹納女掖庭侍以恣橫杓因事痛繩之歷兵戶吏三部侍郎後移鎮江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董山陵事孝宗卽位權刑部侍郎兼知臨安內侍毛伯益冒西湖茭地爲亭杓奏復之外戚有殺僕者按如律遇上觀湖杓伏謁道左止輦問勞賜以酒炙進煥章徽猷龍圖三閣并端明殿學士知襄陽建康隆興三府以疾奉祠卒生平天分高爽吏材敏給遇事不凝滯多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辦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爲首

子忠恕字行父以祖任監樓店務入府幕韓侂冑奪民間許嫁女夫家以告白尹歸其父母尹不能難調廣西轉運司主管文字通判沅州再轉京湖宣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開禧末入爲籍田令輪對請廣言路通下情寧宗嘉納嘉定五年進軍器太府二丞出知湖州遷司農丞知寧國夏旱請得僧牒米餼嚴

戒諸邑諭大家發蓋藏後以言去主管冲佑觀起知鄂州改湖北運判名爲屯田郎官內艱免喪改戶部理宗卽位移書彌遠言孝宗服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今上自外邸未嘗躬一日定省之勞欲報之德視昔宜有加旣而宰輔請太母同聽政復言國有長君若援仁英哲三朝爲例此中策爾又詔集議廟制謂九廟非古今升先帝則十世矣於禮無稽寶慶初詔求直言陳八事一天人之應捷於影響正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二孝宗三年之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光宗雖有疾宮中亦嘗服喪慶元間再期而祥百僚始純吉服今若甫經練祭一帶不存則是降而爲期害理滋甚三太母慶壽前期吉服稱觴播爲詩什此世俗之見非所以表儀天下四大婚之期當豫講夙定望嚴取舍正法度廣詢謀協公議五濟王之難始以不留京師徙之外

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竊雖弭患。莫副初心。自始至今。含糊謬誤。六近世儉伎之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爲奸名。歸過自今。言者望風見疑。七當今名流搜羅未廣。正士不遇。小人見親。八士習日異。民生益艱。向來第宅聲伎服用。餽遺宗戚閭官。猶或間見。今縉紳士夫。殆又過之。至於薦舉獄訟。軍伎吏役。僧道富民。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爲之。及其避譏媒進。往往分獻厥餘。欲基本不搖。何可得也。疏入。朝紳傳誦。始魏了翁勉以直已立名。無隲家聲。及是嘆曰。忠獻有後矣。真德秀更納交焉。又因輪對引拭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語益剴切。自知不爲時所容。力請外補。以直秘閣知贛州。言者指爲朋比落職。降兩官。紹定三年。復元官進秩一等。提舉冲佑觀。卒。了翁許其



拳拳體國。似其祖。撥繁剗劇。似其父。斂華就實。則義理之學。嘗有聞乎伯父之教矣。

冊曰。兩朝倚毗。義不主和。丞相出師。功最爲多。喜事而疎。語意云何。不信忠言。致已多磨。

弘簡錄卷一百之九

皇清翰林院侍讀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十一

朱勝非

呂頤浩

范宗尹

陳康伯

朱倬

黃潛善

汪伯彥

子名秦檜

子唐

万俟卨

湯思退

沈該

新增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上舍登第陟歷州縣靖康初爲東道副  
總管權應天府其外舅乃張邦昌友使持檄至勝非械之以聞  
康王在濟州首往詣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  
計遂定策命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屬草創憑一敗鼓  
草收元制辭氣嚴正人咸服之疏言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中國

藉以持之則四裔服而諸夏自尊苟失其柄四裔得以交侵國家與契丹結好一旦乘其亂弱遠交金人是中國失其柄而外侮所由招也陛下龍飛之首宜壹明正始之道思其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者置之則可以懷卻四裔紹復大業高宗嘉納之總制使錢蓋進職勝非封還錄黃言其昔在陝西棄師誤國罪言官衛膚敏坐論隆祐太后兄子徙官又奏人疑右外戚輕諫臣非所以示天下上皆從之建康二年除尚書右丞言率執蔭敘繆濫祖宗舊創例不堂除只就銓注惟以禮罷政然後推恩趙普長子授莊宅使餘皆武臣范純仁子正平死於選調章惇子亦爲州縣幕職惟夏竦子安期王安石子雱超越舊制以後蔡京六子四孫鄭居中劉正夫各二子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仁洵武各一子並列從班此已往覆轍不可以不戒俄遷

門下兼中書侍郎從帝鎮江駕南幸命爲控扼使留經理建康  
特恩遷五官爲宣奉大夫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御營使苗傳劉正彥作亂擁兵至行宮門外上大驚勝  
非急扶上御樓詰問專殺之由賊語不遜縋勝非下樓委曲撫  
諭不從還奏臣義當死帝屏左右語曰當爲後圖若事不成死  
猶未晚傳等請上避位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不可顧勝非曰  
今日正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耶勝非曰王鈞甫乃苗傳  
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還  
以告上退居顯忠寺翌日太后垂簾勝非請降赦以安傳等故  
事簾前必須二臣同對今事機有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其  
餘日引傳黨二人上殿以釋其疑太后可之語上曰賴相此人  
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勝非問鈞甫前言二將學不足如何

對曰如劉正彥手殺王淵軍中亦非之勝非又撼以言曰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上皇待燕士甚厚何無一人効力者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名將嘗獻策滅契丹今敵所任多契丹舊人若使渡江首必禍君盍早爲朝廷協力可乎鈞甫唯唯王世修來見又深結之諭以國家艱難正若等立功之秋誠能奮身立事從官豈難得乎世修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擢爲工部侍郎傳欲改元正彥欲遷都建康爲自太后二事權允其一不可令倉卒生變明日改元明受以詔示世修曰已從若請矣傳等欲挾上幸徽又欲幸越勝非諭以禍福而止喜曰凶豎真無能爲也俄聞諸軍將至乘傳等懼挾以語曰勤王師未進者使此間自反正耳有如一且至行宮外公等置身何地乎賊以爲然卽召學士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

太后手詔於四月朔勝非親率之詣睿聖宮挾上乘馬還宮傳復請以世修爲叅議官勝非曰世修已爲從官豈可復從軍乎上旣復辟面請罷政事上問誰可代者薦呂頤浩張浚又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浚喜事而疎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以付之况此舉實所倡也上領之授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金兵渡江懼其追討請尊禮邦昌之後以謝敵尋除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紹興元年馬進陷江州御史沈與求論其赴鎮太殺降中大夫分司南京二年用頤浩薦除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給事胡安國御史張躋言其誤國交章論罷改兼侍讀提舉醴泉觀日赴都堂議事頤浩力引復其相位內艱起復兼知樞密院事上重修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卷初議者以爲當尅期恢復不常厥居員外郎江端友常

請營宗廟時論非之至是方定和議勝非白上營宗廟于臨安  
又薦胡松年叅知政事御史常同劾松年乃王黼客徙同左史  
莫儔謫曲江其奴爲勝非治疽而愈請復儔官姻家劉式爲兵  
官獲盜不以赴部特旨改官會久雨累章自劾當罷者十一事  
魏虹亦論其罪遂罷五年應詔言戰守四事起知湖州與秦檜  
有隙廢居八年卒諡忠靖時議苗劉之變保護聖躬功居多力  
薦張浚乃其公也然獨受潛善風旨罷李綱草制言其狂妄又  
忌趙鼎凡所條奏皆從中沮止因事出鼎人以此少之所著閑  
居錄亦多其私說云

呂頤浩字元直樂陵人徙齊州父喪家貧躬耕以贍登進士爲  
密州司戶參軍李清臣薦改邠州教授除宗子博士累官太府  
少卿直龍圖閣燕山路轉運使辭疾提舉崇福宮高宗命知揚

州駕幸入見陞戶部侍郎進尚書與韓世忠單騎造刺賊張遇  
營壘說以逆順之理遇黨釋甲降進吏部尚書金人逼揚州駕  
將南渡召從臣問去留顧浩獨叩頭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恐  
敵乘勢渡江事愈急不聽從幸錢塘拜密院同簽書江淮兩浙  
制置使還屯京口金人去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明受  
改元詔至倉卒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顧浩度必有兵變其子抗  
亦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日望拯救其肯遜位幼冲乎灼知兵  
變無疑卽遣人寓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推  
顧浩有威望能斷大事報以起兵狀乃與浚及諸將約會兵勤  
王時城中士民洶懼檄楊惟忠留屯以安人心且恐傅等計窮  
挾帝由廣德渡江戒惟忠豫備控扼俄有旨召顧浩赴院供職  
上言敵人乘戰勝之威羣盜有蠶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



豈容皇帝退逸安享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浚乘輕舟迂之相持而泣咨以大計願浩慷慨言曰某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挽已陷腥膻之域設今事有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卽舟中命幕客李承草檄告四方討賊令世忠爲前軍俊翼之已與浚總中軍分光世軍殿後同發平江傳黨託旨命單騎入朝顧浩馳奏所統將士忠義激發可合不可離師次秀州聞上已復辟勉勵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勉必反加我惡名翟義徐敬業可爲監戒進次臨平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親督諸軍破賊引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額命代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駕幸建康聞金人復入召問移蹕之地對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爲邊

而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以世忠守鎮江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充敗績上曰事迫矣若何願浩遂進航海之策初建炎設御營使本因行幸總齊軍政故使宰相兼領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願浩在位尤專恣中丞趙鼎論其過章十數上上以願浩倡義勤王特從優禮除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奉化賊蔣璉乘亂爲變劫願浩寘軍中上赦而招之尋除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駐軍鄱陽值馬進圍江州遣巨師古赴援失利奔洪州上以願浩奮不顧身爲人所難但失於輕進詔王玠以萬人速往策應願浩復軍左蠡得崔增衆萬餘勢復振遂擊敗賊乘勝至江州則城已陷矣及張俊敗馬進李成以餘衆降劉豫詔以淮南民未復業須威望大臣措置乃命兼宣撫領壽

春除廬和無爲諸州招降趙延壽于分寧得其精銳五千分隸諸將時帳下兵不滿萬張琪自徽犯饒州有衆五萬郡人皇駭顧浩命其將閻臯姚端崔邦弼列陣以待琪犯臯軍臯力戰端邦彥兩軍夾擊大敗之拜少保復爲左相兼知樞密院事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城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顧浩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上上命顧浩治軍旅秦檜理庶務除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諸大將皆隸焉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方抵常延壽軍叛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劉光世遣王德追至建平悉誅之又聞桑仲已死遂不進引疾求罷顧浩旣還引朱勝非爲腹心謀共傾秦檜給事中胡安國首論勝非必誤大計不報安國求去并臺諫程瑀江躋吳表臣張燾胡世將劉一正林待聘

樓焯皆落職而川黃龜年爲殿中侍御史劉崇爲右司諫劾  
罷之獨顧浩遂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  
過十萬今兵已十六七萬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世忠  
張俊陳思恭張崇煥屢奏捷人有奮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  
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可顧睿斷早定夾策北向矧今之  
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難以舉事復請乘盜賊稍息遣使  
循行郡國平獄訟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顧浩言綱縱暴無狀  
請罷宜撫改爲安撫使李光與顧浩書言綱有大節四裔畏服  
顧浩指以爲黨論罷之時朝廷方審量監賞顧浩多所縱舍右  
司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謂何上亦怪其不奏蘇湖地  
震及泉州大水御史辛炳常同論顧浩輔政二年無一善狀罷  
除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五年詔問戰守方畧條十

事以獻除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適郴衡桂陽盜起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轉浙西安撫判臨安府行官畱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上還臨安復除少傅加鎮南定江兩軍節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官畱守引疾求去除醴泉觀使九年金人歸河南地上欲命往陝西遣中使召赴行在以老病辭條上陝西利害謂無故歸地必有他意趣赴闕疾不能見卒贈太師封恭國公諡忠穆平生有膽畧善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人倚爲重胡安國勸以當法韓忠獻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讐爲戒惜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願浩與勝非剏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爲東南患云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少篤學工文辭宣和中廷對李邦彥擢置高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大夫請從王雲言割棄三鎮

以紓禍言者非之罷張邦昌僭位復其職偕路允迪詣康王勸  
進建炎初論李綱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不報出知舒州言者  
論宗尹嘗汗偽命責置鄂州名復爲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叅  
知政事呂頤浩罷命攝其位俄拜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年甫三十自來輔相未有如之者  
建炎末上無嫡嗣宗尹造膝以請上命宗室廣擇藝祖後得伯  
琮伯玖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不能制宗尹疏言太祖收藩鎮  
之權百五十年法久則弊方今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兵力單寡  
豈宜坐視不變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並  
分爲鎮授諸將以鎮撫使爲名付以兵權俾蕃衛王室較之棄  
地豈不大相遠哉上從其言以京畿東西淮南湖北地授諸將  
分鎮凡軍興得便宜從事其間李成薛慶孔彥舟桑仲起於羣

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光郭仲威將又無總率統領且不遣  
援通餉故諸鎮鮮有能守其地者又請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  
賞修書替繕應奉開河免夫獄空之類悉皆釐正奏上檜力贊  
之時明堂覃恩上手劄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歛怨士大夫檜見  
上意堅乃反擠宗尹會沈與求亦以劾季陵并及宗尹遂求去  
上爲罷與求乃復視事紹興元年日有黑子求罷亦不許旣而  
密院都承旨闕擬戚里邢煥客省藍公佐并辛道宗三人上惡  
其與道宗兄弟往來又密院計議官王侂結公佐請除宗正丞  
侍御史張延壽劾罷侂宗尹遂謝政知温州卒年三十七爲人  
頗有才智倖致通顯及爲政多私其故屢爲言官所詆獨建議  
遷儲於太祖在天之靈差不負云

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亨仲之子幼有學行中上舍丙科遷太

學正丁內艱適貴溪盜起康伯起義丁逆擊俘其渠魁邑得以全建炎末爲勅令刪定官尋通判衢州盜發白馬原督州兵協王師進討克之除大常博士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幸建康以職事過潤得對請擇將帥上開納紹興八年除密院計議官遷司勳郎中與秦檜太學有舊檜嘗因康伯在郎省五年泯然無求不事儉合十三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還爲館伴適端午賜扇帕與金使論拜受禮以爲生事罷知泉州海盜間作康伯以上意招懷盜多山降籍爲兵不逞倡亂者殺之州以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檜死乃起知漢州召對除吏部侍郎請節用寬民凡所在取民無藝者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等兼禮戶二部乞會計歲用所入儲什之二以備水旱復兼刑部檜所興大獄有司希意羅織康伯悉爲平讞直士大夫之冤公



論多之。陞吏部尚書二十七年。拜參知政事。與同知樞密王倫言金以買馬。非約爲言。請備之。明年兼樞密院事。二十九年。以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辭兼史館例。賜銀絹。亦辭減半。上稱之曰。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與湯思退共政。命勿憚商確。對曰。大臣當盡忠奉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不能。上嘆曰。長者也。三十一年。轉左僕射。加光祿大夫。完顏亮立遣使致淵聖凶問。且求淮漢地。將相大臣入議。康伯持初論不變。請早爲之備。乃建四策。一增劉錡荆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將結民壯。各保其境。三劉寶獨當淮東。將驍卒少。不可倚。四沿江諸郡修城積糧。以固內地。有旨。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右相朱倬無一語。獨康伯毅然以爲已。任奏言。敵寇敗盟。天人共

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惟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信。願分三  
衙禁旅。助襄漢。待其發應之。復勉周麟之曰。大臣與國存亡生  
死安避。使其不爲宰相。當自行。金人犯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  
駭。朝士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其家。入下令。諸城門扃  
鐔。率照常時。京師恃以無恐。敵迫江上。楊存中就康伯議軍事。  
康伯延入解衣置酒。上聞之稍安。有勸帝南幸閩越者。康伯奏。  
宜安靜以待。審爾大事去矣。又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亟引。  
詔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始堅。明年金遣高忠  
建來告。葛王褒卽位。議授書禮。康伯折之以誼。自是報書始用。  
敵國禮上欲倦。勸康伯欲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  
乃使草詔立皇太子及行內禪禮。奉冊以進。孝宗卽位。命兼樞。  
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呼爲丞相。不名。有病。祈去。授太保。

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命宰執卽府宴餞百官班送已  
又辭郡司祠除醴泉觀使隆興二年八月起判紹興令赴闕奏  
事辭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復起拜相仍兼樞密使加封  
魯國公親故以病勸勿往康伯曰不然吾國家大臣今當危難  
義應與疾就道聞逸遽兼程而進至闕詔子壻掖以見減拜賜  
坐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仍給扶持非大事不畧敵師退  
免朝謁旬餘一奏事乾道元年南郊陪祀畢丐歸不許薨于第  
年六十九贈太師諡文恭擇日臨奠子固辭命工部侍郎何備  
護喪歸除子偉節直祕閣賜安節同進士出身五辭不受慶元  
初配享孝宗廟庭改諡文正孫景思爲籍田令聯姻韓侂冑因  
侂冑踐禁道學勸其勿爲已甚後得漸釋

朱倬字漢章唐宰相敬則之後七世祖避地爲閩縣人倬太學

登第調宜興簿居民避地者爲具舟給食賴以全活歲勞檄考  
實除田租什九以張浚薦召封除福建廣東西財用所屬官宣  
諭明棗再薦于朝時方以劉豫爲憂倬對言其必敗高宗大喜  
詔令改官與秦檜忤檜授越州張守復薦除諸王府教授檜惡  
言兵倬論掩骼事又忤之梁汝嘉制置浙東表攝參謀獲羣盜  
屬倬鞠問獨竄二人餘釋不問曰吾大父尉崇安獲饑民鬻食  
者悉除其罪不以激賞吾其可愧大父乎通判南劍州兵悞不  
可用募卒重賞擒建寇阿鑑境內迄平除知惠州陞辭帝尚記  
其策豫必敗因問久淹何所對以厄於檜上愀然慰諭目送之  
旬餘除國子監丞浙西提舉諭曰朕親擢卿欲內外咸知職任  
惟均命自今提舉以上官外辭上殿蓋爲倬設也久之擢右正  
言累遷御史中丞言人主任以耳目非報怨任氣之地每上疏

輒夙興露告。若上帝鑒臨。災發倉廩。蠲米價減私鹽。嚴軍食。凡數十章。俄知貢舉三十年。遷叅知政事。上曰。人不知卿朕獨知。之明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薦史浩虞允文王淮陳俊卿劉珙皆登用之。金兵犯江陳戰備應三策。謂兵應者勝上深然之。又策敵三事。上者爲耕築計。中者守備。下則妄意絕江料必出下策。果如其言。上自建康回鑾有內禪意。密奏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太遽。蓋姑徐之。孝宗立心不自安。求去詔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諫官復以爲言。降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復元職恤典如宰相。贈特進孫著。淳熙十四年登第仕至吏部尚書。

冊曰。中庸之相。豈無一籌以濟中興。實非其流。君臣同德。與世沉浮。餘子碌碌。伯獨優。

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登進士宣和初爲左司郎中陝西河東地震陵谷易處命往巡察不以實聞擢戶部侍郎坐事謫亳州久之以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康王開府檄將兵入衛潛善悉心攀附王承制與汪伯彥俱授副元帥遂相附比卽位拜中書侍郎與右相李綱不相能綱欲逐罷二人呂好問止之未幾拜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御史張所言其姦邪恐害新政左遷所尚書郎太學陳東復極言李綱不可去汪黃不可任潛善恚甚會歐陽澈上書語侵官掖乘間譖殺澈并東誅之明年金攻陝西京東又山東盜起皆不以聞帝在廣陵距真州六十里劇賊張遇縱兵焚劫內侍邵成章疏其誤國竄成章南<sub>淮</sub>御史馬伸亦以劾潛善伯彥被謫死旋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扈衛單弱值鄆濮陷沒宿泗屢有警右丞許景衡請避其鋒潛善以爲

不足慮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俄泗州奏金人突至帝大驚決計南渡御舟已戒二人且共食堂吏亟呼曰駕行矣乃倉皇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軍士聞其姓誤以爲潛善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鑄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駕濟瓜州幸鎮江敵兵躡其後崎嶇狼狽中丞張敬勅之始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鄭穀又論二人均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落職居衡州王廷秀繼以爲言責置英州袁植乞斬之都市不許尋卒于梅州爲人陰毒狠愎持國柄嫉害忠良李綱既逐張慤宗澤許景衡相繼貶死臺諫一言隨陷以禍中外爲之切齒紹興二十七年詔以潛善嘗任副元帥特命復官錄其一子諫官凌哲復論之不聽

汪伯彥字廷俊祁門人登進士積官興部郎中欽宗召見獻河

北邊防十策進直龍圖閣知相州值其定陷徙帥府于相以伯  
彥領之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州時金兵充斥常有甲馬數百  
蹤跡王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藥韃部兵逆于河  
上王勞之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其受知自此始未幾王  
引兵渡河謀所向伯彥勸王出北門濟河由大名歷鄆濟可達  
京師會北兵薄城有詔金人方議和王將兵毋得輕動伯彥以  
爲然遂罷行宗澤勸王進兵不聽及城破二帝北行王承制除  
伯彥顯謨閣待制升元帥進直學士卽位擢知樞密院事無何  
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高宗初政天下想望撥亂治  
功伯彥在位踰年不能有所經畫惟與潛習比周專權自恣諫  
官御史下至韋布內臣皆切齒劾奏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  
州改提舉崇福宮尋落職居永州紹興初復職知池州充江東



安撫大使論者弗置詔以舊職奉祠尋又知廣州王居正復論  
褫職七年帝語秦檜張浚曰帥府舊僚實同艱難往往淪謝伯  
彥朕之故人宜與牽復始伯彥未第受館於王氏檜從之學而  
浚亦伯彥所引故二人共贊議郊恩取旨更得御筆明其舊勞  
庶幾內外孚信九年詔知宣州過闕上所著中興日曆五卷帝  
謂便可之官庶免議論紛紜然猶眷注不已又語檜曰漢之高  
光不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  
使十年請祠明年卒贈少師 子似更名名嗣初任軍器監去  
相州時金人執之使割地遂拘而北後檜使人贖之乃還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進士補密州教授繼中詞學兼茂科遷  
太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檜上兵機四事除職方員外郎當  
與張邦昌同幹當公事檜奏邦昌專意割地與臣初議矛盾辭

不行尋復命檜借禮部侍郎與程瑀奉肅王以往竟許割地金師退中丞李回承旨吳玠共薦之拜殿中侍御史遷左司諫未幾除御史中丞值汴京失守金帥命推立異姓檜進狀言趙氏自祖宗來百七十有餘載不可以一旦絕其祀願復嗣君之位立爲藩屏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利也金人乃取檜詣軍前併其孥同拘至燕山上皇在北閭康王卽位命作書貽粘罕與約和檜遂以厚賂達罕期得生還誓願戮力金主信之以賜其弟撻懶使任用之建炎四年撻懶攻山陽縱之使歸取撻水砦軍船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航海至行在入見自言殺金監守者奪舟而來朝士多疑前與何桌孫傳司馬朴同拘今乃獨歸自燕至楚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就令縱遣必質妻屬安得與偕疑其有間獨宰相范宗尹樞密李回與檜善盡破羣疑

力薦之入對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必使南人自南北人自北帝謂其朴忠可取喜甚賜之銀帛以得聞帝后消息又獲一佳士也宗尹欲處之經筵帝曰且與一事簡官次日拜禮部尚書從行王安道馮由義水砦丁視及叅議官并改京秩舟人孫靖亦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欲遣使不得其質惟檜深奸所倡適與幾會乃閭闔一大變也紹興元年拜叅知政事首擠宗尹罷去相位久虛揚言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問何以不言荅曰無位不可行也帝聞之拜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與呂頤浩同秉政復謀奪其柄風上以周宣內修外攘故能中興宜令二相分任內外已得專理庶務乃置修政局自爲提舉與叅政翟汝文同領未幾復劾汝文擅治堂吏亦罷之及頤浩自江上還又謀逐之時奸邪尚未顯露王居正論其施設止

饒連南夫帥廣東岳飛宣撫淮西皆因賀表寓諷正字汪應辰  
樊光遠推官韓紉參軍毛叔慶皆以爲言。勸功郎張行成獻  
書二十篇大意言自古講和未有終不變者。條具豫備之策。  
檜悉加黜責。未幾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帝始寤下詔罪狀  
兀朮。檜奏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臣昨見捷懶剗地講和。故  
陛下取河南故疆。今兀朮戕殘和議已變。復贊陛下定弔伐之  
計。願至江上諭諸帥同力招討。然卒不行。岳飛方捷郢城。定計  
恢復。檜矯詔令還。至一日十二金牌飛聞詔口呿不能合。於是  
淮寧蔡鄭復爲金有。以明堂恩封檜。莘國公兀朮再舉取壽春。  
入廬州。諸將邵隆王德闢師古等連戰皆捷。沂中戰拓皋又破  
之。檜忽諭沂中及俊班師。世忠聞之止濠州不進。鎬棄壽春而  
歸。自是不復出矣。檜欲盡收諸將兵權。納范同策密奏名三大

將論功行賞。各以其兵隸樞密院。檜復進左僕射。封慶國公。徽宗實錄成。遷特進。少保。加封冀國公。兀朮厭兵。遣莫將歸。有許和意。檜復奏遣劉光遠。魏良臣。通問。俄偕蕭毅等來議。以淮水爲界。欲我唐鄧二州。遣何鑄報聘。許之。十月。興岳飛之獄。帝知而不問。遂殺飛。貶李光復。徙胡銓梓官。及太后還。進太師。魏國公再加秦魏兩國公。母秦魏兩國夫人。子熈。本內兄王喚孽子。喚妻妬。出爲檜。後至。是赴省試。考官懼其勢。擢爲第一。帝移居次。時和議復固。人益畏之。爲擊。前日異議者趙鼎。胡銓。李光王庶皆再竄。過海。曾開李彌遜落職。於是日以粉飾太平爲事。崇虛飾誕。凡瑞雪。河清。嘉禾。文木。紛然日聞矣。彗星屢見。選人康俾言彗不足畏。檜喜。特改京秩。洪皓歸。自金名節甚著。粘罕麾下室然。目擊檜在淮上。爲罕草檄。此事人所不知。然因皓寄聲。

檜聞深以爲憾令李文會論逐之胡舜陟張邵黃龜年斥貶內  
侍右武大夫白鏐因閩浙大水宣言變理乖繆與故將解潛辛  
永宗皆前後寘死太學生張伯麟題壁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  
而父乎杖脊寘吉陽軍中丞詹大方劾尚書吳表臣蘇符等議  
建國公出閣討論不詳懷奸附鼎皆罷左承事郎張戒坐黨岳  
飛趙鼎停官復以已意令御史王鉉請祀高禩建壇圜丘之東  
曾惇獻詩稱爲聖相其臯夔稷契曾不足比復恐人議已大禁  
野史司馬攸自言凍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著又申禁專門之  
學正言何溥指程張遺書爲曲學力加禁絕自以子燦領國史  
撰時政記修日曆頌已功德自前罷政以來詔書章疏率更易  
焚竄復下台州謝攸家取禁密禮所授御筆繳進除煒翰林學  
士兼侍讀至孫埴復爲敷文閣待制兼修撰實錄院子孫同領

史職古未有也復賜甲第命教坊樂導入臨幸之日妻婦子孫  
皆加恩又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建立家廟賜祭器皆自檜始  
十五年煇爲資政殿學士恩數視執政十七年檜改封益國公  
進士施鏐上中興頌行都賦及紹興雅十篇導諛者日益衆武  
岡軍有秦城驛知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張扶請  
乘金根車又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檜聞之皆安然悉以太  
廟靈芝及所上瑞木嘉禾蓮瓜並蒂者繪爲華旗十八年煇除  
樞密使以避嫌改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班次亞宰相二十  
年加煇特進大學士六月癸亥再進少保其黨王揚英復薦煇  
爲相檜奏英知泰州二十四年又加少傅封嘉國公鄭瑋告其  
鄉人太常主簿吳元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言亭號潛光有心  
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又元美常作夏二子傳二子指

蚊蠅也。檜尤惡之。下大理鞠問編管。客州廵功郎安誠布衣汪大圭亦同編管。又斬蔭敘人惠俊。進義副尉劉允中。隲徑山僧清言皆坐以訕謗。并及人子弟鄭良嗣。乃剛中子李孟堅。乃李光子王之奇之荀。乃王庶子楊燁。乃楊炬弟。皆除名。編管。又茶陵丞王庭珪。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遠。知台州蕭振太府丞范彥輝。知建康王循友。雷州守王趨。湘潭丞鄭玘。主簿賈子展。通判方嘯。沈長卿。知饒州洪興祖。運副魏安行。知縣程緯。縣尉芮聯。索敏。求進士黃友龍。辰州通判何兌。內侍裴詠。皆以忤檜停勒。貶竄。有差。殿司小校施全。憤檜褻惡。檜趨朝。全挾刃刺之。不中。磔於市。檜擅政以來。屏寒人言。壅蔽耳目。遇輪對百官多謁告。避免不敢有所言。三衢盜起。檜遣殿前司辛立將千人捕之。不以聞。晉安郡王因入侍言之。帝大驚。問檜。檜曰。此不



足煩聖慮盜平卽奏矣帝頗覺其壅蔽然亦不能有所懲也宗  
室令裕觀檜家廟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汪召錫告其包藏禍  
意檜必欲致之死御史徐嘉又論趙鼎子汾與令裕有姦謀詔  
送大理使汾自誣謀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獄成而檜  
病不能書帝幸其第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禧請代其位  
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禧猶遣其子埴與林一飛鄭柟夜見徐  
嘉張扶謀奏請已爲相帝召直學士院沈虛中草制加封檜建  
康郡王禧進少師皆致仕埴堪並提舉江州太平官命下而  
年六十六贈申王前後據相位十九年劫制君父逢惡啓奸  
國忘讎敦倫敗理一時忠臣義士良將大臣誅鋤殆盡其頑鈍  
無耻者方爲所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其詞亦無別狀不過曰  
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其則曰有無君心凡章疏皆

自操以授言者。識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  
譏議。卽捕治中。以深文。又復陰結內侍及佞醫王繼先。伺上動  
靜。纖悉必知。郡國事惟中省無一。至上前者。帝方以苟安爲幸。  
惟恐人或問之。旣死。方與人言。杗又假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  
有十年不調者。附已者立與擢用。自蜀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  
十八人。皆柔佞易制。鮮時譽者。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  
方俟嵩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  
堯弼巫伋章夏朱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董德元湯思退  
之徒。率拔之冗散。一言契合。逮躋政地。惟拱默而已。或多起自  
言官。聽其意指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  
有二人。然甫入卽出。惟王次翁閣四年。以初勸帝不易相。德之  
深也。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方珍異死。猶及門負性。陰險加以。

崖穿深阻人莫能測每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李光一言侵桢不荅及言畢徐曰李光無人臣禮帝始怒之凡陷忠良幸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惟喜諛佞不避形迹桢死煢廢其黨祖述餘說以竊相位者尚數人至孝宗始掃蕩無餘開禧二年追奪王爵謚謬醜史彌遠復奏還之理宗寶祐二年太常釐正諡曰繆狠

方侯高字元忠開封陽武人上舍登第調潁昌教授歷太學錄事院編修比部員外郎紹興初避亂沅湘值曹成掠荆湖帥臣潁昌寓以便宜檄權沅州成奄至城下召土豪集丁壯以守賊退除湖北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入爲監察御史擢右正言希意助秦檜收諸將權復憾岳飛待不以禮言諸將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欲盡示以逗

通之謂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懼飛之禍肇起於此時  
飛與倫勢不兩立必欲殺之誣以自言已與太祖背三十建節  
語涉指斥檜與張俊合謀令尚劾飛對將佐言山陽不可守又  
其子雲貽書張憲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復令憲措置還飛本  
軍皆無左驗獄不成又誣以淮西逗遛罪陷飛父子與憲俱死  
天下以爲冤而尚甘心鷹犬凡言飛無罪如大理卿薛仁輔寺  
丞李若樸何彥猷皆劾罷之又論劉洪道與飛有舊聞飛罷宜  
撫撫膺流涕洪道竟抵罪如宗正士僕請以百口保飛尚劾士  
僕寘死范同本檜所引檜忌其見上奏事尚劾之請居筠州又  
爲檜劾李光鼓倡孫近朋比皆被寘和議成請詔戶部會計用  
兵之時與通和之後所費各幾何若減於前日乞以羨財別貯  
御前激賞庫不許他用以備緩急梓宮還爲檜官按行使內侍

宋唐卿爲副尚書。與同班奏事。其無耻多。此類張浚。寓長沙。妄劾其卜宅踰制。至擬五鳳樓。會吳秉信還朝。奏辨得免。檜除尚叅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還日。檜假以金人譽已數千言。囑尚以問尚。難之一日。與檜同奏事。退。檜坐殿廡中。假稱上旨。除所厚吏數人。令簽名。尚謂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言官李文會。詹大方聞風交章劾之。尚求去。帝欲與郡。檜竟安置歸州。量移沅州。檜死。召還。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二十六年。復拜叅知政事。五月。轉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纂次太后回鑾事實。上之。張浚論尚與沈該爲相。不厭人望。專欲聽命於金。尚大怒。浚坐寘謫。尚提舉刊修貢舉勅令格式五十卷。看詳法意四百八十七卷。書成。進入。授金紫光祿大夫。明年三月。致仕。卒。年七十五。其始爲言官。論劾多出檜意。及

登政府不受檜針制稍欲立異檜死帝將反檜所爲首名尙還然主和固位無異于檜士論益薄之

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以右從政郎知政和縣試中博學宏詞科除祕書正字歷登郎曹貳中祕乘史筆時檜孫埴從子煒炳姻黨周寅沈興傑皆應廷試奏思退爲編排官知貢舉魏思遜語以欲速富貴當合檜意卽掄埴第一曹冠第二埴策與冠皆攻專門之學而張孝祥則主一德元老及存趙事帝讀之謂埴策內皆檜熈語乃擢孝祥第一埴第三由是得進卽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叅知政事與董德元同列及檜病篤招二人至卧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爲期其必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不受金者非檜黨遂信用之除知樞密院事二十七年拜尙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俊卿論其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以致身皆其父子恩也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奉祠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復相諫議王大寶論劾不報金帥乾石烈志寧遣書索海泗唐鄧四郡思退遣盧仲賢持書往報陰命許之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請歸復命王之望龍大淵以往時張浚在揚州聞之奏仲賢辱國無狀侍御史周操亦論仲賢上怒下大理究問召浚赴行在拜右僕射轉思退左僕射浚以金未可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上手批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詔荆襄川陝嚴備竄仲賢郴州思退猶以宗社大計待奏京上皇而後行上批示三省金人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敵勢非前時比觀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令之望大淵驛奏兵少糧乏樓

櫓器械未備若委四萬衆以守泗州大非計策上始惑之復命浚行遷還兵罷招納竟割四郡與之旣而金大肆殺戮上中悔思退密令孫造諭金帥以重兵脅和上又命建康都統王彥等禦之仍命思退督江淮軍不敢行僕散忠義遂自清口渡淮言者極論急和徹備之罪復罷相責居永州太學張觀等復上書言其姦邪誤國招致敵人請斬之竟懷憂悸以死平生無深謀鉅計遭時異怙每借保境息民以爲口實然終以不免敵旣得四郡又索商賄皆思退致之也

沈該湖州歸安人紹興十二年以軍器監主簿知盱眙軍有聲移知夔州擢敷文閣待制十七年使金賀正旦二十五年秦桧死拜叅知政事二十六年五月授左朝議大夫守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張浚言其居位與萬俟卨俱不厭天下



望二十九年六月以貪冒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俄落職致仕復起知明州生平遂於易嘗撰小傳六卷及上中興聖語高宗降詔褒美未幾卒

冊曰奸邪賊害從古而然胡獨此曹病國妨賢惟有仁人深惡痛捐偏安自肆難與求全